

习大大赞过的文学经典咱也读读

书海
观潮

青春文学 缘何长盛不衰

■白桦



“零距离·YA”书系
21 世纪出版社
2014 年 12 月起连续出版

以初中生和高中生为主的学生阅读群体,在近年来的文学阅读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带着青春的热情、新异的趣味,追读他们喜欢的作品,追捧他们欣赏的作者,使得青春文学应运而生,长盛不衰。从这个意义上说,青春文学绝非是凭靠作者一方的力量兴盛起来的,它是新一代的作者和新一代的读者遥相呼应和密切互动形成的文学现象。

青春文学是极其复杂的文学构成,在写法上有靠近传统的,有偏于流行的,在题旨上有写校园恋情的,有写残酷青春的。即以一些代表性的作者的写作来看,他们在真实而好看的校园故事中,也往往伴之于一定的猎奇性与游戏性,甚至是放纵不羁的叛逆性。这对于学生和青少年读者来说,不能不潜移默化地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得他们的文学素养偏离纯正,文学趣味趋于低俗,文学基础显得驳杂。有鉴于此,我多次呼吁,要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文学阅读,改变他们现有的阅读状况,尤其是要让文学经典在他们的阅读中发生积极的影响,起到正向的作用。

就在人们为青少年的阅读而焦虑不安的时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及时推出了“零时差·YA”书系。这一书系在国内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的优秀作品还暂付阙如的情况下,从国外大量的同类作品中精挑细选出适合中国学生读者阅读的作品,构成了佳作力构荟萃的精品书系。

《托德日记》中的中学生托德,看似不服管束,确实也调皮捣蛋,但在与老师用文字交流的日记里,真实披露了他所作所为背后的所思所想。人们发现,这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托德,思想活跃,重义守信,爱好文学,同情弱者,其实是一个正在成长着的新型学生。像托德这样的学生,可能不大符合学校和老师的“常规”,但那些“抱怨”里也包含了不少有益的建言。《托德日记》里的内容,都是小事件的还原,小误解的申辩,更有不满的恣意宣泄,心态的坦然披露。经由这一切,一个天性聪慧又个性活跃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读时让人颇受感染,读后令人掩卷难忘。

无论中外,好的作品都有相同的标准,就是好看又耐看,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与动人的形象中,隐含引人向善和启人向上的力量,即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零距离·YA”书系中的《托德日记》、《宠爱珍娜》等作品,无疑就是这样的优秀之作。

去年文艺座谈会上他告诉大家,他在陕北农村插队时到处借书看,听说 30 里地外的下乡知青带了一套《浮士德》,就走了 30 里山路去借。

俄罗斯经典名著对习近平影响也很深。他很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喜欢肖洛霍夫,他认为,《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变革和人性的反映非常深刻。

提及喜爱的法国作家,习近平说,他最受震撼的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在美国文学经典中,他则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情有独钟。第一次访问古巴时,习近平专程去了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他又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

摘编自新浪读书

工作期间,与作家贾大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习近平评价贾大山的小说《取经》,说“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谈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并提到其作者路遥:“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去年 10 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后和大家握手,他对作家麦家说:“我看过你的《暗算》和《风声》,你是谍战剧第一人。”

习近平还曾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据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与一些省级干部聊天时曾对金一南创作的《苦难辉煌》一书进行过推荐。

走 30 里山路去借《浮士德》

习近平还读过大量外国文学经典。在

日前,国内图书电商平台当当网发布了《2015 全民阅读趋势报告》,据报告显示,文学艺术类书籍正在持续升温。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以各种形式赞过一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这其中你读过多少?

《论语诠解》“我要仔细看看”

习近平在讲话与著作中多次引用《史记》《诗经》《礼记》《尚书》等书中的故事、名句,四书五经典故运用娴熟。

2013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来到山东曲阜孔府考察。在参观孔子研究院时,他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便拿起来翻阅:“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常常被贾大山小说折服

上世纪 80 年代,习近平在河北正定

重磅
推荐

严歌苓:英雄总是“不识时务”

“英雄”二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有三种解释,每种都充满正能量。当这个词和军人联系在一起,很容易让人想到战争年代的浴血沙场、舍生忘死、壮怀激烈……和平时期的军队英雄与战火硝烟无关,却同样在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交织中,付出汗水、鲜血、青春,甚至生命。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新作《床畔》中的男主角张谷雨,就是一位在铁路隧道施工中为救战友被炸伤成“植物人”的英雄连长。他在川滇交界处一所野战医院治疗,负责看护照顾他的是护士万红。从院领导到医生都认为张连长是无知觉无意识的植物人,唯有万红,从情感上到一些护理过程发现的蛛丝马迹中,完全否认这一点。故事由此而起。

这几年,严歌苓的写作以一年左右一个长篇的速度进行,几乎进入“井喷”状态。饶是如此,《床畔》从酝酿到完成却历经二十余年。从叙事角度到文本结构,再到人物内心信仰、理念与情感的把握,如何既能保持叙述的流畅,又足以自圆其说,令读者信服,这些,都令严歌苓为难道写不下去。好在上述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长篇,赋予“英雄”另一重意义。

张谷雨是英雄,为了照顾、护理乃至保护他而倾尽半生时光的万红又何尝不是?“正如万红坚守的对象张连长一样,女护士在几十年的坚守过程中也使她自己成了英雄。因为她为她所信仰的英雄价值观牺牲了青春,牺牲了凡俗的幸福,完成了人格的最终飞跃。她坚信英雄有朝一日会醒来,象征她坚信人们内心对



《床畔》
严歌苓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 年 5 月第一版

■严歌苓

于英雄的敬爱会醒来。”严歌苓在该书“后记”中这样阐释。她强调书中的象征主义,书中有些情节特别是女主人公万红的内心世界有别于世俗常情,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英雄张谷雨的态度也在变化,“流年似水,流过英雄床畔,各种有关英雄的价值观也似水流过。万红见证了英雄床畔的人情世故,世态炎凉,人们如何地识时务,从对待英雄敬神般的崇拜到视其为人体废墟,万红却始终如一地敬爱、疼爱、怜爱着这个英雄”,严歌苓在“后记”中写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坦言,“万红的坚守和抉择是我认同而做不

到的,英雄多数都是不识时务者”。

严歌苓表示现在想放慢脚步,但有很多出版界的好朋友,约稿不断,假如自己放慢脚步,他们就不愿意了。“其实我最近两年的小说规模都不大,《老师好美》十几万字,《床畔》十万字,两部加起来还要比《陆犯焉识》短三分之一。每年写一本《陆犯焉识》那样的长篇,我的体力、精力、素材积累都是不可能的。一部小说的素材准备有时花的时间远远超过写作本身。”

摘编自光明网

新书
速览



所谓“四大奇书”是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可能是冯梦龙最早提出这一说法)。所谓“奇”,其中一个方面是说这四部小说背后都有聚讼纷纭的各种“话题”,例如它们的作者是谁均无定论(像《金瓶梅》作者“候选

人”竟有半百之数),它们的写作主旨也各有争议(《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颂歌”吗?《金瓶梅》是“诲淫之作”吗?),这本纳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的书选择“四大奇书”的一些话题作了富有趣味的解说。

《“四大奇书”话题》,陈洪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 1 月